

胡
少
師
總
集

胡少師總集序

康熙間尤西堂侍講輯其遠祖文簡公梁溪遺稿一卷高澹人學士亦輯其遠祖菊澗先生信天巢遺稿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悉爲著錄褒崇往哲嘉惠藝林意甚美也吾鄉先賢少師三山先生胡公文章勲業卓然宋室名臣歷仕徽欽高三朝事蹟具載宋史本傳澤讀續溪志見先生孔子編年序及請東宮講讀孟子疏竊嘆先生學有原本非尋常詞章家可比夫孟子

書北宋時尙未盛行也以司馬溫公李盱江之賢猶不免於疑孟非孟况其他乎自子朱子出取以配論語大學中庸號爲四書夫然後天下萬世的然咸知尊信而不惑乃先生則先朱子而尊信矣孔子編年襍采春秋三傳禮記家語太史公書而一折衷於論語謂他書多僞妄惟論語爲可信邑志又載公嘗撰論語義蓋朱子前自橫渠張子伊陽二程子外能篤好論孟書以窺尋聖賢遺緒者莫如先生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耶先生撰述甚富歲久散佚裔孫竹邨

農部采合羣書得其奏疏詩文並語錄筆談編爲一帙由是三山茂製蔚然復顯於世於戲梁溪菊礪宋代一詩人耳然且斷楮零墨蔚爲

天室琳琅矧先生問學經濟遠出其上哉

今上稽古右文式克欽承前緒他日重開四庫館網羅放失此書定入

中祕允著千秋矣農部遼於經學著作等身海內宗仰是真能遠紹家學者此書編次有法無愧高尤雖所存無多然而文以學重學更以人重吉光片羽彌

增寶貴也已

大清道光十三年歲舍癸巳正月二十七日同邑後學汪澤謹序

是編既成逾數歲農部游武林觀書於振綺堂多得先生奏議至廿餘篇攜歸重校定著爲六卷題曰總集先生立朝有節概論事動中機宜蓋經濟原於問學豈復悻悻者流好盡言以博取直名也者秦檜柄國嘗上疏數其辜狀岳武穆繫詔獄又嘗上疏論其冤今二疏皆不可見則先生奏議與其詩文其佚者

尚不知凡幾然而二疏尤先生大節所在也己亥季
秋汪澤并記

胡少師總集目錄

卷首

傳

卷一

奏議

靖康元年二月至五月

奏請令監察御史言事疏

奏論宇文虛中等罪狀及擅離任姓名疏

奏論蔡攸罪狀疏

奏請褫鄭修年億年等職疏

奏劾王孝迪疏

奏劾朱勔疏

再劾朱勔疏

奏請措畫邊備疏

再劾宇文虛中疏

奏請誅趙良嗣疏

奏請責大臣以大義使各安職業疏

奏劾李穀疏

奏劾蔡攸疏

奏請裁省閤門員額疏

奏舉秦元疏

卷二

奏議

靖康元年六月至九月

奏請舉文武官才堪將帥疏

奏論殿班疏

奏請正是非疏

奏請罷武臣提刑疏

奏請奪罷趙野職郡疏

奏請罷內侍領外局疏

奏請慎密兵機疏

奏請罷顏岐職事疏

奏請詔東宮官讀孟子疏

奏劾李偃疏

奏陳御戎策疏

卷三

奏議 靖康元年十月至十二月

奏請徵譙定疏

奏請出兵應援中山疏

論高麗人使所過州縣之擾疏

再乞救中山疏

論反正六事疏

奏請罷黜宋伯友疏

奏請擇任人才並劾唐恪等疏

再劾唐恪聶昌疏

卷四

奏議 靖康二年至紹興八年

奏論宦官之害疏

上元祐皇后請下詔播告天下疏

上元祐皇后請迎康王疏

議建四鎮疏

奏請身守江北之地以護行在疏

乞罷保甲新法疏

奏訓練土丁保丁疏

卷五

文

責張邦昌反正書

孔子編年序

成化家譜載有公譜序一篇文多譌闕且似有後人增易者故

未敢錄入

章望之傳

詩

題秋香亭

泛歙溪

五首

寄倬姪

秉燭賞梅

漱玉泉

題靜江府枕流亭

詞

感皇恩

丐祠居射村作

漁家傲

江行阻風作

卷六

三山老人語錄

附錄

汝嘉公乙巳泗州錄

汝嘉公已酉避亂錄

汝嘉公吳門忠告

附家譜
序一篇

元邁公宮詞集句

先少師公著述甚富見於新安文獻志及郡
邑志者有論語義師律陣圖奏議文集詠古
詩又有三山老人語錄見苕溪公叢話所引
今皆不傳嘉慶間培翬承修家譜蒐訪故籍
求所謂論語義師律陣圖者單辭片語無一
存焉惟奏疏詩文尙時軼存他說考宋景定

家譜載公有奏畧有詠古詩有文集則當時三者各自爲書培翬旣蒐輯其存者刊入家乘復依類分錄敬攜篋中廿餘年來時切搜訪前歲冬及今夏兩游武林蒙汪君又村出示振綺堂所藏各籍晝夜翻閱並訪書賈舊本蒐采得增多奏議二十餘篇詩亦間有增者乃合文詞語錄編爲總集六卷末復以公弟汝嘉公姪元邁公雜著附焉公之著述於茲畧存梗概然其散佚者尙多據靖康要錄

載元年五月以公言罷詳議司十一月以公
言籍沒譚稹財產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靖
康初用公言大治濫賞三朝北盟會編載孫
覲狀論公奏請遷都事家譜載公嘗上疏論
郭京不可用又嘗劾秦檜奸訟岳飛冤方氏
同漁隱叢話考亦載公詆郭京事而各疏今
皆不可見新安文獻志載公諫假金人名號
又諫遣康王出使金寇壓境奏陳備禦之計
又乞以康王爲元帥元祐皇后聽政奏請留

勤王兵邀還二聖其疏亦皆不傳又公奏請
罷趙野疏嘗自言兩劾蔡懋奏論宦官之害
疏嘗自言兩劾李穀今劾蔡懋之疏不存劾

李穀之疏止存其一

奏論宦官之害疏內又
言嘗奏乞不差內侍上

城其疏今亦不存則公之奏議亡者多矣據陳定宇

集載公文有云孫子曰水之形避高而就下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光武之破尋邑衝其中
堅李光弼破史思明兵擊其取堅處因其亂
也亂則堅易擊堅破則眾潰矣宋景濂孔子

生卒歲月辯述公言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
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
合今此二者全文皆不可見其詠古詩亦鮮
存者準是以推公之文集詩詞散佚尤不少
尙冀後人博考而時補之嗚呼公不幸當國
步艱難之際阨于庸主奸相不得大行其志
然其忠愛之忱洋溢楮墨危言讜論足爲後
世龜鑑讀者固自諒之也家譜載公由少師
晉贈太師而新安文獻志事畧云贈少師此

亦猶宋大觀間建徽猷閣藏哲宗御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等官宋中興小紀名臣言行錄俱稱公爲徽猷閣學士而各書仍多稱待制從其初言之今之稱少師仍文獻志之舊也道光十有九年歲次己亥九月裔孫培暈校刊敬識

胡少師總集卷首

宋史本傳

胡舜陟字汝明徽州績溪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州縣官爲監察御史奏御史以言爲職故自唐至本朝皆論時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崇甯間大臣欲便已遂變祖宗成憲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今多事之時以開言路爲急乞下本臺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祖宗之制以內艱去服闋再爲監察御史奏河北金兵已遁備禦尤不可不講欽宗卽位

又言今結成邊患幾傾社稷自歸朝官趙良嗣始請戮之以快天下遂誅良嗣又奏今邊境備禦之計兵可練粟可積獨將爲難得請詔內外之臣並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又奏上殿班先臺後諫祖宗法也今臺臣在諫臣下乞今後臺諫同日上殿以臺諫雜歷爲先後遷侍御史奏向者晁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又奏涪陵譙定受易於郭雍究極象數逆

知人事洞曉諸葛亮八陣法宜厚禮招之

南宋書張邦昌僭命

舜陟再上書請邦昌亟退居臣位

高宗卽位舜陟論宰相李綱之罪

帝不聽言者論其嘗事僞廷

謹按公未嘗事僞庭鄧肅栢欄文集詳言之辨

見年譜

除集英殿修撰知廬州時淮西盜賊充斥廬人

震恐日具舟楫爲南渡計舜陟至修城治戰具人心始安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爲盜號一海蝦至廬舜陟乘城拒守琪邀資糧舜陟不與衆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之則示弱彼無能爲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舜陟伏兵邀擊

得其輜重而歸濟南僧劉文舜聚黨萬餘保舒州投
子山縱剽舜陟遣介使招降之時丁進李勝合兵爲
盜斬壽間舜陟遣文舜破之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

梁廬屬邑

舜陟使毀竹里橋伏兵河西伺其半渡擊敗之

又請以身守江北以護行宮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
制充淮西制置使范瓊自壽春渡淮詒書責贍軍錢
帛舜陟諭以逆順瓊乃去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羣盜
攻蹂無全城舜陟守廬二年按堵如故以徽猷閣待
制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踰年改知臨安府復

爲徽猷閣待制充京畿數路宣撫使尋罷遷廬壽鎮

撫使改淮西安撫使至廬州潰兵王全與其徒來降

舜陟散財發粟流民漸歸改知靜江府

宋名臣言行錄尋除徽猷

閣學士守靜江

詔措置市戰馬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兇暴

傾險罷之

家譜公嘗陳劾秦檜罪狀十餘條檜深恨之諷御史中丞常同奏公兇暴傾險罷免

歸

後十八年

謹案八字衍謂紹興之十年也

復爲廣西經略以知邕

州俞僇有贓爲運副呂源所按事連舜陟提舉太平

觀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郴賊劾源阻軍事

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訛朝政檜素惡

舜陟入其說奏遣大理寺官袁柟燕仰之往推劾居

兩旬辭不服死獄中

方回云公死靜江府獄中實檜殺之公兩帥廬州文臣之善用

兵者檜之殺之殆以此。宋史刑法志岳飛與舜陟

胡舜陟死檜權愈熾屢興大獄以中異已者舜陟

有惠愛邦人聞其死爲之哭宋名臣言行錄公再守靜江有惠愛人聞其死

皆爲之哭丐者亦謹按江當氏訴於朝詔通判

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曖

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謂檜曰舜陟從官

新安志本傳

胡待制舜陟字汝明績溪人建炎初以殿中侍御史
彈宰相出知廬州淮西寇盜充斥舜陟治守備增築
東西水門首招降劉文舜兵萬餘因以爲用時孔彥
舟白彥中丁進李勝皆以巨盜合從光斬壽久被圍
命文舜及其將破之解三州之圍張遇自濠州奄至
梁縣舜陟使毀竹里橋伏兵河西伺賊半濟擊之劉
正彥受命討丁進至則須兵舜陟已先遣文舜破進
因拒正彥不與正彥留屯不肯去驛聞於朝舜陟亦
劾正彥逗撓時正彥有異志而患兵少舜陟卒不與

孫琦兵抵城下舜陟城守拒之索糧不答而時出兵擊其鈔掠者琦宵遁邀擊得其輜重叛將范瓊破壽春焚掠聲搖淮浙移書遣五騎責錢帛給軍叱斬其四留一騎還報又檄諸郡勿與糧瓊遂由光蘄絕江而南時淮西八州唯廬按堵民繪其象於教弩臺移知建康府四年六月以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紹興中復知廬州先是舜陟去後州遭殘破守武臣責官逋在民者數萬甚急又托贍卒令市販輸金至則蠲罷之潰卒王全請以其衆隸麾下招集流散官爲築

室貸農種食秋登乃償奏官包孝肅曾孫毫賊有揚
兵欲南渡者持重不爲動後知廣州有功弟舜申舜
舉子仰最顯

新安文獻志本傳

胡待制舜陟字汝明績溪人自幼端重登大觀三年
上舍第調山陰簿歷會州秀州教授改宣教郎爲睦
親宅宗子博士絲御史臺檢法官遷監察御史丁母
憂免喪遷故職當靖康初金虜驟侵中外多事舜陟
建議依祖宗法許六察官言事於是極言軍國利病

無所隱爲上所信嘗面諭曰有事盡言不得觀望自
此五日一對率漏下五刻嘗奏言今日威令未振是
非糺紛裔夷內侮驕將跋扈大臣無同寅協恭之誼
小吏有徇私背公之風罪大者傳輕典惡同者其罰
異勞未見而賞驟及過已著而任愈隆及言橫恩有
可奪苟賤有宜去及治道先後緩急之序因勸上以
乾綱獨斷上竦然曰斯言深救朕失非卿忠直安得
聞進殿中侍御史俄監秋試進士或謂宰相吳敏方
時多事正藉臺評何故令胡殿中入試院敏曰且教

汝明閉口一月拜侍御史面賜緋魚又賜文犀帶王
雲使北還欲假名號車服餌虜以求和舜陟言虜氣
方張何畏而欲解一墮其計不可悔奪議遣康王出
使舜陟又言肅王出質不反當以爲戒未幾虜厭境
上獨召舜陟問曰卿嘗以和議爲不可信今果然乎
將奈何舜陟對曰今日之策在於守河大臣之議惟
欲守城則爲失計退陳備禦之術且言若宰執得人
則寇不足平章下三省宰執怒擬下遷光祿上不許
虜酋薄青城而軍舜陟言聞康王在河北人服其忠

義乞多遣蠟書以爲元帥募武勇來援乃遣秦仔等八人以大元帥命王虜所邀金帛億萬舜陟奉詔督索以言抗之被鞭瀕死僞楚立病中貽以書勸速歸政元祐皇后又請后留勤王兵邀還二聖其詞甚切仍乞降詔迎立康王於是太上卽位於南京以瘡痍丐去除秘閣修撰知廬州方淮西盜賊充斥舜陟奏復帥府於廬州增築東西水門糾合鄉民爲巡社首招巨寇劉文舜高勝命以官以其徒爲部曲自是諸郡有警卽檄之無不辦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舜陟

使毀竹里橋伏兵河西遇半濟伏弩發駭走孫琦來
圍城索糧不荅而時出兵擊其抄掠者琦嘗環城而
觀怪寂無人聲及聞喏如雷且垂燈照塹四壁如一
驚歎而遁丁進攻光州劉正彥討進至廬而進已去
舜陟止之於外正彥欲取廬卒以自益又不與正彥
不勝忿聞於朝舜陟亦劾其有異志明年正彥果作
亂建炎三年正彥以叛伏誅其黨范瓊焚掠壽春遣五騎來責餉
舜陟叱斬其四留一還報且戒諸郡無給食陰發卒
尾之瓊卷甲南去率誅死家譜叛將范瓊以雄兵十萬破壽春聲搖江浙移書

遣五騎來責錢帛公叱斬其四留一還報又傳檄諸郡勿與瓊怒發兵來戰公先設伏以待之令劉文舜挑戰佯敗引入伏中砲響伏發斬首數千餘瓊愈怒益兵復至公檄諸郡遣兵外應自領劉文舜拒之兩軍對壘數其罪惡諸軍奮勇三戰范瓊敗走是時淮西八州唯廬按堵邦

人立祠生祀之積功再遷官加集英殿修撰居三歲上疏言願以所部將兵民兵合劉文舜兵無慮二萬及於本道招惡少年亦二萬人將之以北當敵必爭之地望許臣躬上方略詔曰胡舜陟議論慷慨請兵禦寇以徇國家之急除徽猷閣待制淮西制置使趣入覲舜陟見上抗言方今搢紳皆謂國勢未易振故

兵備弛而土宇侵自古未聞有顛務退避而能立國者惟陛下堅意不屈效漢高之必戰以起士心上嘉歎之會杜充以宰相宣撫淮南而制置司罷徙舜陟提領水軍沿江措置使俄知建康府兼措置水軍使充猶未去以殺人爲威至遣將擅入公帑取經制錢舜陟爭之不得自劾改兩浙宣撫司參謀官周望以宣撫使守平江不修備舜陟議不見納乃自爲奏乞分兵前途控虜言者以爭進爲罪降右文殿修撰舜陟復說望移軍扼吳江虜過則以舟數千旁擊之可

以取勝不用及虜過江舜陟私遣裨將陳思恭以小舟數百自太湖出抄之會有焚舟內應者所獲不貲俄提舉江州太平觀擢知臨安府奏罷和買絹十萬鐵三萬牛驢鹿皮二千新城豪徐權出力捕殺羣盜盜有得逸者妄訴其殺平民幾償死舜陟一問得情誅盜而釋豪闔府稱快未幾丁父憂紹興初詔奪服乘驛赴行在以故職宣諭京淮湖北與時相議不合謝歸二年起復知江州兼沿江安撫使時新經李成之禍止存空壘舜陟修城訓兵他日劉忠至城下聞

有備去己而還待制職爲廬壽等州安撫使先是舜
陟去後州遭殘破守者武人責官逋在民者數萬甚
急又託贍卒令市販輸金至則蠲罷之招集流散官
爲築室貸種簡集鄉兵威聲甚震僞齊豪帥王彥充
遣其弟谷求欵附舜陟將與之約併力取劉豫會議
和乃止後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聽訟率盡辰漏庭
中肅然海寇周聰及東寇陳旺相繼奔軼聰犯高化
等三州旺軼入雷境舜陟以爲難與入海爭利命將
嚴守津岸使不得登聰無水可飲而食且盡轉泊南

恩乞降於東路旺尋亦就縛自國家南狩增市戰馬於橫山諸蕃而馬政未立舜陟爲定規畫置官立務謹火印減役呼所買比常歲贏四倍南丹州徭莫公晟命知南丹桀黠不受勅結徭人入暴省地舜陟揭榜諸洞募能擒斬者以其官爵賞產畀之又益以錢鹽萬計徭人動心公晟屏跡時以爲胡公一榜賢於兵數萬尋奉祠歸後二年又起知靜江府宜章巨寇駱科自稱鎮東王爲湖廣之害者十五歲詔舜陟節制三路兵討之卽日趨賀州擣李松科挺身降引兵

揜其柵所向披靡舜陟從江華出桂陽時他軍已散
獨與本道二千人俱而賊處處屯結舜陟拔郭振於
囚隸使爲先鋒深躡臨武洞中五戰皆捷降馘萬計
振自是進用至秉節鉞世以爲知人舜陟卒年六十
一州人爲罷市釀金致祭飾西山故生祠歲時享之
始舜陟旣貴父尚在嘗以當賜五品服回授焉弟舜
申舜舉旣仕乃與約悉以祖產畀弟之在家者曰舜
俞雅好讀書多所論著晚號三山老人有奏議文集

論語義孔子編年

謹案孔子編年公命
子苕溪公撰非自著

詠古詩師律

陣圖藏於家舜申後歷官舒州通判舜舉登進士第
知建昌軍南劍州乾道中舜陟季子仰爲太府丞輪
對以舜陟所論江淮事進呈上語仰曰豈非欽宗朝
作臺諫者乎朕觀實錄惟卿父奏疏甚多仰今以直

秘閣提舉湖南常平云

原注宋史本傳及家傳云舜

俞僖有賊爲運使呂源所按事連舜陟提舉太平觀
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郴賊劾源阻軍事源
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朝政檜素惡舜
陟入其讒奏遣大理寺官袁柁燕仰之往推勘居兩
旬辭不服死獄中舜陟有惠愛邦人聞其死爲之哭
妻汪氏訴於朝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
舜陟受金盜馬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
過帝謂檜曰舜陟從官又罪不至死勘官不可不懲

遂送柎仰之吏部後舜陟贈少師子仔以廕授迪功
郎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六轉奉議郎知常州晉陵
縣。按羅鄂州新安志於王黼之害王愈秦檜之殺
舜陟皆略而不書非杏庭虛谷兩公一白之則其蹟
泯矣然則是書精博雖未易及至其義類取舍之間
疑大有可議者焉姑記二事以諗觀者。謹按以上
皆新安文
獻志原注

胡少師總集卷一

宋績溪胡舜陟著

裔孫培翬編

奏議

奏請令監察御史言事疏

臣竊以御史耳目之官以言爲職故監察御史自唐
以至本朝皆論時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元豐
紹聖悉著甲令至崇甯間大臣營私欲其便已遂變
祖宗成憲使人君無兼聽之明而南臺御史始有不
言事者名存實亡害治尤甚今多事之時以開言路

爲急伏望睿旨下本臺令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

以復祖宗之制詔依

靖康元年二月十五日上時爲
監察御史

臣言行錄

宋史本傳

宋諸臣奏議

宋史職

謹案靖康間奏議月日俱依靖康要錄載入其有
據別本者則注明於下

又案各書所載詳略不
同今惟據善本錄之其詳
略異同之處不悉注焉

奏論宇文虛中等罪狀及擅離任姓名疏

伏見朝廷於此擾攘之際不吝恩寵以勸有功用十餘大臣悉擢以不次如路允迪已爲八座矣緩急備用豈敢辭難而猶以樞密寵其行李鄴鄭望之輩皆由下位躡躋法從沈晦奉使官其白身爵賞可謂至厚矣然今日威令未振舊習猶存士多自謀莫肯爲用人皆玩法莫知可畏蓋由刑罰廢也如兵興以王蕃爲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而蕃乃逃唐鄧閒矯令竊權以召四方之兵使金穀不得至京師人臣之罪

莫大於此今止於安置黃州而已宇文虛中王雲爲
童貫參謀實啓邊患及聞寇至輒先遁歸旣不卽加
罪且以虛中爲資政殿大學士京畿宣諭使而虛中
不肯就職逃宿亳閒此于律當誅也今乃處樞府蒙
重任王雲募兵京城已逃香山今猶列從班略不知
恥以至擅離職任者自侍從至寺監數十人無奉公
守職之義而有幸災捐君之惡至今未聞竄黜且如
蕃等不誅離任者不竄萬一復有緩急而人習知其
然又豈有一士之可用一官之守節者哉欲望檢會

前後臣僚所論宇文虛中王雲王蕃罪狀及御史臺

奏勘擅離任姓名卽賜施行天下幸甚

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九日

上靖
康要錄

奏論蔡攸罪狀疏

臣伏見平燕以來爲宣撫使者童貫蔡攸王安中譚
稹是也共成邊患幾喪社稷貫等皆責官而貫居池
安中居隨稹居房獨攸任便居住臣所未喻若以攸
扈從上皇不可使離行宮此爲攸計則善爲上皇計
則未善也攸依上皇廢格責命必隨車駕至都巧謀
奸計復竊恩寵此臣所謂爲攸計善也彼得罪於天
下人人皆欲魚肉之使侍上皇蒙眷任如舊人心愈
不平萬一有小變上皇豈免驚憂如邦人欲擊李邦

彥之類臣所謂爲上皇計則未善者此也攸自知罪惡暴白公議不容使朝夕在上皇側而思爲自全之謀無所不至必如封倫在唐反覆變詐三宮見賣使太宗父子兄弟閒自爲矛盾此尤非國家之福也陛下孝事上皇以天下養人無閒言雖有封倫輩何所施其喙要之奸耶可畏不得不預爲之備然則今日赫然下詔令攸某州居住可乎恐其悲辭乞憐於上皇而謫居指揮有時不行臣愚區區欲降睿旨備列前後臣僚論列攸罪狀及封章所言者悉奏上皇使

聖意曉然知公義不容如此畱之非徒無益適足致
害上皇必棄絕之朝廷謫居之命得以行則上皇於
朝廷不以私恩撓法而朝廷之威令亦不屈於臣下
不亦善乎詔候攸到京三省取旨施行

靖康元年三月五日上

靖康
要錄

謹案是年五月公尚有劾蔡攸疏見後宋史攸傳
靖康元年從上皇南不及還都始責爲大中大夫
繼而安置永州連徙潯雷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
乃父當竄諸海島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隨所至
之誅

奏請褫鄭修年億年等職疏

臣竊謂西清次對之官天子侍從之臣也非文學足以備顧問德望足以儀朝廷者豈容冒居自崇甯以來宰相之子例爲此官旣除修撰卽遷待制有如階官指日轉行名器之輕也如此祖宗之時宰相子官至正郎者猶少趙普王旦爲相十二年子猶白身此蓋不欲使貴胄與寒俊爭進所以服人心也至蔡攸始爲待制士論駭之其後乳臭童稚目未知書綺襦竹馬方務嬉戲而官已列禁從蔡京王黼之子今已

落職而鄭居中之子修年億年劉正夫之子卓民阜
民余深之子章白時中之子彥暉或爲待制或爲直
學士官品崇赫而人才駑下何以稱之有害國體取
笑夷夏伏望悉褫其職以協輿論詔並落職

靖康元年三月

二十五日上

靖康要錄

謹案宋史余深傳子日章以言者罷徽猷閣待制
而鄭居中傳子修年億年皆至待從劉正夫傳子
阜民兵部侍郎阜民徽猷閣待制不言罷職白時
中子彥暉不見於傳皆略也又日章要錄作章阜
民作卓民
與宋史異

奏劾王孝迪疏

陛下以大臣誤國悉行罷黜如李邦彥主和議李稅
李鄴鄭望之奉使許地是也有索金銀於民間而措
置乖方爲國斂怨莫如王孝迪今猶以秘殿峻職出
守巨藩臣所未喻案孝迪天資庸陋無一可用爲禮
部尙書則禮部之事廢爲吏部尙書則吏部之事廢
爲翰林學士則文詞疎繆取笑四方其不才如此豈
宜參預大政第以李邦彥姻家驟引爲中書侍郎當
國家多難之際曾無一言之補及虜索金銀而國人

以陛下卽位之初遭此變亂皆願效死以濟緩急又豈愛其寶貨哉但詔溫語勸諭無不可者孝迪輒大書巨榜揭於通衢以虜人殺掠刼僇爲詞恐脅士民而不知辱國已甚又趣之太急使之告訐里閭之間無不怨憤所從官詣權貴之家差牒未授降官已至士人皆笑其昏妄無所可用一至於此使臨方面民亦受害伏望特賜罷斥詔王孝迪放罷

靖康元年三月二十五日

上靖
康要錄

謹案宋史李邦彥傳金人薄都城太學生陳東數百人上書言邦彥及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

蔡懋李稅之徒爲
社稷之賊請斥之

奏劾朱勔疏

竊觀陛下踐祚之初以朱勔放歸田里天下莫不稱
頌新政先於去惡然士論藉藉猶謂典刑未正臣請
爲陛下言之論者曰勔施毒螫於東南爲民蠹賊爲
國斂怨而臣復以勔有大惡不可不誅御前財物非
天子私藏蓋欲廣儲蓄備緩急耳勔輒請爲花石什
物之費今日百萬明日數十萬前後蠹耗不計其數
東南常平並轉運司錢皆取之至於燕山免夫錢宜
不可取矣勔亦取之遂使國家財物內外一空今日

兵興之際幾不可支自發運使部刺史以至州縣長
吏官屬皆勔以貨賂除授時謂東南爲小朝廷廢置
予奪在牙頰間專國家之財利行朝廷之權勢而又
奪民田宅以爲已有器宇服用上擬乘輿田畝房廊
跨連州縣此所謂支大於榦脛大於股非國之利百
姓所以愁恨士大夫所以憤懣而切齒也勔之大惡
如此天地之所不容而猶偃然里第曾無少損何以
懲不軌而昭憲典伏望睿斷賜以誅殛籍沒其資產
凡勔所引用悉行廢黜以慰天下之公願

靖康元年
三月二十

八日
上
靖
康
夏
錄

再劾朱勔疏

臣嘗論朱勔放歸田里罰不當罪未蒙施行臣更爲陛下具疏其惡勔市井之人也始以高貲交結近習進奉花石及造御前什物前後二十年蠹耗御府及東南財用不可以數計凡進奉之物皆強取於士庶之家未嘗酬直造什物則州縣之財爲之一空所獻什物纔直萬分之一餘皆竊以自潤及分遺權倖以徼恩寵故勔建旄鉞與將相有大功者等子姪至承宣觀察者數人下迨廝役猶爲橫行媵妾亦有封號

汙辱名器中外不平勗與其子女功汝賢各立門戶
招權鬻爵上自侍從以至省寺外則監司以至州縣
長吏官屬由其父子以進者甚衆貨賂公行其門如
市廢置予奪易若反掌遂使忠義之流恥是纓紱以
勗所引用布列內外也勗之田產跨連郡縣歲收租
課十餘萬石甲第名園幾半吳郡皆奪士庶而有之
守令爲用莫敢誰何人人銜冤痛入骨髓是爲封豕
長蛇荐食於民者也頃嘗引趙霖建三十六浦牐及
浙西園田驅二浙安業之民興必不可成之役徒災

丁夫擾及下戶方時天寒役民于風雨波濤之中死者相藉霖欲牟利獻勛督役益嚴吳越不勝其苦盧宗原知徽州盡斂公私遺勛驟引爲發運使未幾得待制宗原掎克六路被害妄興水利倖求功賞實倚勛聲勢無所忌憚也徐鑄應安道王仲閎等輩以常平轉運使錢與之軸轡相銜以往皆賴勛以竊顯官小人多財窮奢極侈其居游園第悉擬宮禁服食器用上僭乘輿建御容殿於私家非所以致嚴肅尊君父在京則以養種園爲名遷徙居民以爲宅所占官

舟兵級甚多月費官糧充其私用臣近嘗論劾專國
家之利行朝廷之權而勢侔人主者此也人臣之罪
莫大於是如此而不誅則朝廷之法廢矣廢法以惠
奸惡非聖朝所宜有伏望卽加誅殛仍竄流其子孫
籍沒其資產凡所引用悉行廢黜以爲亂臣賊子之
戒詔朱勔安置廣南籍沒財產

靖康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上靖康要錄

通鑑長編
紀事本末

謹案此疏靖康要錄與前篇同載於三月二十八
日蓋因事彙附也據疏首數語似非同日所上今
仍之又案宋史本紀是年三月甲午籍朱勔家
朱勔傳欽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凡由勔得官者

皆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畝言者不已
羈之衡州徙韶州循州遣使卽所至斬之

奏請措畫邊備疏

竊聞河北金寇已遁今日備禦之計尤不可不講蓋
金寇往來中國如踐無人之境其鋒未嘗少挫而又
載金帛以往轂擊而肩摩毆畧產畜與夫編民子女
襁屬不絕一舉而獲利如此輕我之心必甚復來之
期今秋決矣古人所謂來而不能困使得意去後未
易服者此也然則邊患之事今爲急務正使愛日之
圖孜孜汲汲以至折膠之時猶恐勿及若曰寇退未
必復來偷頃刻之安務苟簡之習臣恐禍至甚于前

日傳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貴及時也時者易失而難得從時者若救火追亡竭蹶而趨之若夫邊城以北深溝高壘據其要害險其走集使騎不得越明斥堠謹守備選將以任之練兵以衛之積粟以實之誠爲今日先務經營措畫今其時也舍今日而不爲恐無及矣蓋自童貫開燕以燕爲邊而如雄州中山河間疆場備禦一切廢罷凡百邊事久習誕謾兵以少爲安粟以無爲有將以不才爲才臣願陛下詔三省樞密院使各加意務爲實事更惜寸陰而爲之先條

邊防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鷄鳴而起曰
今日爲某事用某人明日亦然日復一日所爲不輟
庶幾能爲先患之防向蔡靖到燕山日以危急告朝
廷而白時中李邦彥怙爲無慮失其機會遂使敵騎
長驅莫之能禦臣所以乞朝廷孜孜汲汲措畫邊事
恐蹈覆車之轍復貽陛下宵旰之憂也伏望睿斷督
責大臣使之愛日措畫邊備天下幸甚詔三省措置

靖康元年四月十五日上
靖康要錄 宋名臣言行錄

再劾宇文虛中疏

伏見臣僚論宇文虛中罪狀宜正典刑陛下俯循公議特罷樞筦然猶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士論藉藉豈所當得謹案虛中天資奸佞善麗權貴始由梁師成以進其後童貫平燕遂爲參謀凡貫欺妄君父文飾已功而見於章奏者皆虛中爲之自貫始開燕薊謀取雲中蠹國喪師妄竊功賞招納叛亾構成邊患皆虛中主謀及貫聞寇至棄兵遁歸而虛中亦與之偕來遂使邊城不守敵騎長驅在律當與貫相次

受誅也朝廷猶責以後效進大學士用爲軍前宣撫使虛中輒遁逃淮甸至煩聖旨遣內侍追尋始趨闕下自知罪惡昭著不可逃責乃巧詞詭說求使金國是時和議已定虛中何與焉掠爲己功遂參樞廷其懷奸誤國方命營私罪不在王蕃之下自朝廷議割三鎮凡士大夫以至閭閻僮夫匹婦莫不皆以爲非獨虛中與李梲李鄴鄭望之輩以爲當然其意實欲賣國結虜自爲身謀於是爲虜張大其勢恐脅朝廷李鄴謂虜如龍如虎虛中謂體生鱗甲不可與敵是

反於虜爲說客使我畏縮甘心割地古人罪六國之
臣曰外挾強秦之威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
無過此者虛中之謂也今以祕殿峻職出殿巨藩欲
望早賜流竄以爲誤國方命者之戒所有錢蓋嘗任
邊帥無過失

謹案錢蓋係人姓名見宋史或云此句有脫誤非也

乞且畱青州

替人到發來赴闕

靖康元年四月十六日

靖康要錄

謹案宋史本紀建炎元年五月庚子詔以靖康大臣主和誤國責李邦彥爲建甯軍節度副使潯州安置徒吳敏柳州蔡懋英州李梲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皆以使金請割地責廣南諸州安置

奏請誅趙良嗣疏

伏見今日構成邊患幾傾社稷實自歸朝宦趙良嗣始便佞狡獪敵中奸雄始得罪於其國而逃童貫得之延爲上客遂與金人有海上之盟因以叨竊寵祿日與貫謀開燕敗契丹百年之好召金寇侵陵之禍以良嗣肆諸市朝未足以償吾赤子肝腦塗地之苦今猶居椰安居善地典刑未正公議不容近童貫亦移椰豈可使二賊共處伏望特賜睿斷戮之於市其指揮使楊思順妻濟陽郡夫人侯氏與其家屬並徙

嶺表以快天下憤懣之情詔趙良嗣取首級

靖康元年四月

二十七日上

靖康要錄

三朝北

趙良嗣傳

謹案宋史趙良嗣傳載公於靖康元年四月奏乞戮之於市時已竄郴州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卽所至梟其首徙妻子於萬安軍

奏請責大臣以大義使各安職業疏

臣竊謂大臣之事君其去有三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一宜去也讒言得以聞君子妄譽得以進無功而禮貌衰焉二宜去也支體廢憊心志凋喪嬰疹飲藥不任國事三宜去也非是三者其去無義若曰議事不合而去則是欲其同不欲其和也無所可否之謂同可否相濟之謂和同如琴瑟專一不可聽也和如五味相和可以食矣胡不去其欲人同己之心而務可否之相濟可則行否則止無所適莫是謂

至公何必以異同而決去就哉若曰君有所詰責而去人非堯舜其誰無過君有過臣且諫之臣有過君弗得問幾於臣強凡過之大者固不可爲過之小者閤門待罪足矣安用輕去陛下尊禮大臣曲盡體貌虛懷聽納言無不從讒佞不敢肆其間異意無所幸其失有君如此難遇之時也又况強虜爲患邊鄙未安河東累月之圍正圖應援河北防秋之具尤在講求聖躬焦勞於上黎元仰望於下大臣曾不恤此唯以議論不合而去以小過見責而去體國之義當如

是乎今日有大臣挈家離府第者明日又有大臣挈
家出國門者上煩睿慈曲折調和王人絡繹奔走道
路士庶觀之抵掌太息夷狄聞之往往見笑使其去
之有義其去何傷但不當於義理而徒爲紛紛有駭
觀聽伏望陛下責以大義使各安職務罄公心協濟
事業取進止

靖康元年五月七日上
靖康要錄 九朝編年備要 靖

奏劾李穀疏

竊觀陛下遠鑒漢唐近法祖宗痛抑宦官之權而有
罪者斥之此實祖宗之福然猶有小人尙蒙任使李
穀是也案穀兇悍慘酷甚於虎狼冒於貨賄恣爲不
法與童貫譚稹梁方平輩世號爲十惡昔置東莊北
宅窮奢極侈令翟祐之等盜官楸巨材以營堂室廡
役兵匠計工數萬決磨河堤取水爲池又盜官玉令
陳宗妙等造帶及器物強買人戶劉宗愿屋產而低
償其值於軍器所前後盜用官錢不計其數甚則竊

弄權柄自作威福上皇御筆放逐使臣史義設輒追
還以一時私怒勒停翟通責降晁敏中等人皆側目
恐遭毒螫上皇以其罪大嘗盡褫其官盡沒其別業
陛下棄咎錄用是爲隆恩宜其改行仰副委任訪聞
提舉京城肆行殘鷲給予不時而廣固廣備指揮逃
者過半招填者不至濠寨官不勝其苦有致仕者董
役使臣皆以其家畫工充之未嘗督役而虛竊廩祿
以城兵私用日不減百人其妄作如此必至誤事復
聞穀屢獻花果及獻錢於禁中多爲釣具以奉游幸

此皆前日內侍應奉之具今日復啓其端原其用心
尤爲可惡唐仇士良教中人事主之術曰天子不可
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慮深遠滅玩
奸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
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盡其心窮極侈靡使悅
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闔外事萬幾在我恩澤權力欲
焉往哉穀欲以士良之術熒惑陛下竊恩寵而據權
勢殊不知陛下素儉寡慾得於天縱紛華盛麗不入
聖心雖有士良之巧計不能惑也穀之用心如此罪

莫大焉今雖罷睿思殿職事而其子亶在內與之傳
導語言時乞宣喚萬一使之親近爲害可勝言哉此
奸人之雄國之巨賊伏望睿斷特行竄斥與貫稹等

同科天下幸甚

靖康元年五月七日
日上

靖康要錄

奏劾蔡攸疏

伏見朝廷訪聞蔡攸見在鄭州不卽上道令本路提
刑司催促起發隨侍臣竊謂朝受命夕引道人臣之
義也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人子之孝也攸負罪至重
公議不容陛下姑寘之輕典恩德隆厚固宜奉命省
愆不皇啓處而乃驕蹇自肆遲留近郡至煩特旨差
官督迫而後行則是慢上違令失人臣之義也攸平
昔不孝視父如仇惡言醜詆無所不至今見其父以
罪投竄往往快之故始乞隨侍者姑欲自逭罪戾終

不肯往者乃不孝之真情如是則絕三綱廢五常禽獸之不若也頃金賊犯闕日望四方勤王之師以濟緩急上皇南幸亦未嘗一日忘陛下必欲師旅來護京城攸爲恭謝行宮使司輒降劄子妄稱聖旨杭越江東將兵逐州土兵弓手竝未得團結起發聽候指揮使喚又令鎮江府揚泗州有已發遣經過人竝截畱原攸此計必幸京師不守畱東南之兵以自衛用心如此不忠莫大焉攸爲臣則不忠爲子則不孝得罪於名教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豈典刑之可貸乎伏

乞徙攸嶺表遠惡之所以爲亂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靖康元年五月七

日上 靖康要錄

奏請裁省閤門員額疏

竊聞神宗皇帝卽位之初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爲閤門祇候司馬光言此祖宗所以蓄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班序差遣事事不同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則知閤門之職祖宗所重宣導贊噶不過三五人熙甯間通事舍人十三員閤門祇候二十三員看班祇候六員當時議者猶以爲多今舍人一百八員祇候七十六員看班四員內免供職者一百三員冗濫之弊莫此爲甚蓋由宦侍恩幸賣以求財

朱勛父子所賣尤多富商家子往往得之眞宗時諸
王夫人因聖節乞親屬補閣門帝曰此職非可以恩
澤授並不許夫以恩澤授猶不可而宦侍恩倖賣以
求財可乎伏望特詔裁省以杜倖冒詔閣門別立員

額

靖康元年五月二十五日上

靖康要錄

宋史職官志

奏舉秦元疏

竊見通直郎秦元所著兵書陣圖皆酌古之法參今

之宜博而知要實爲可用詔令賜對

靖康元年上
宋史兵志

謹案此疏無月日據宋史兵志又載是年六月公
奏乞罷武臣提刑以保甲屬元則此疏自在六月
前可知今
附於此

胡少師總集卷二

宋績溪胡舜陟著

裔孫培鞏編輯

奏議

奏請舉文武官才堪將帥疏

近日邊境備禦之計兵可練也粟可積也獨將爲難
得用師以將爲先而得之至難不可不爲之慮臣觀
自昔以來唐之名將爲多其大者固已功業赫奕其
小者亦有名跡可稱當是時搜求甚廣故人材獨盛
國家自童貫握兵以來選將必先其家奴其他皆以

賄進貨賂公行其門如市至譚稹主兵悉效貫所爲
二十餘年將由此選能得天下之奇材乎若以今日
乏材因謂天下無人不可也但搜求未至耳伏望詔
旨令宰執侍從以至臺省寺監監司郡守將帥之臣
並舉文武官才堪將帥不限人數以聞其人有已試
之效卽具疏其跡未經試用卽言其才能所長密縣
籍其姓名朝廷擇而用之庶使名將輩出如唐之盛

詔依

靖康元年六月三日

上

靖康要

錄

宋名臣言行錄

宋史本傳

奏論殿班疏

臣聞上殿班先臺後諫祖宗法也今臺臣在諫臣下

乞今後臺諫同日上殿以臺諫雜壓爲先後

靖康元年上

宋史本傳

謹案本傳未載上疏月日而敘其文於奏請舉文武官才堪將帥後今亦依次編錄

奏請正是非疏

今日威令未振是非糾紛裔夷內侮驕將跋扈大臣
無同寅協恭之誼小吏有徇私背公之風罪大者傳
輕典惡同者其罰異勞未見而賞驟及過已著而任
愈隆以及橫恩有可奪苟賤有宜去

傳

靖康元年上
新安文獻志本

謹案此疏無月日據文獻志本傳
敘於進殿中侍御史前故錄於此

奏請罷武臣提刑疏

陛下拔秦元於下僚使提點京畿刑獄訓練保甲士夫聞之莫不慰悅蓋以元學兵法三十年而深得其要領濱州破賊見於已試若集畿邑保甲使之習勒爲有制之兵內衛王室外禦戎寇此誠國之大事今日之先務也保甲職事既專委元措置則今畿邑保甲提舉官自宜減罷若更存畱非惟冗長無用亦恐有所妨害伏望睿旨罷今武臣提刑以保甲屬元庶得專一究其施爲詔罷武臣提刑

靖康元年六月七日
上時爲殿中侍

御史
靖康要
錄
宋史兵志

奏請奪罷趙野職郡疏

臣自蔡懋知大明府兩嘗論奏以爲其人凶悍敢爲不義乞賜罷斥不蒙施行今果失軍民之情監司具其過惡始罷府事以趙野代之夫去一蔡懋用一趙野其人才不甚相遠臣又以爲朝廷之失也野之才但能工於附奸邪而規進取蔡京王黼李邦彥用事皆能諧麗得其歡心若其他可用之實了無寸長方今金寇侵侮陛下焦勞之時大臣義當體國見危授命野輒乞致仕欲棄君而去爲自全之計戴天履地

何忍如是李邦彥堅守和議割棄三鎮野亦與謀實
欲賣國以結虜人案其罪狀流竄有餘况可使守陪
都乎所有大名尹指揮乞賜追寢仍乞明正典刑奪
職罷郡竄之遠方以爲奸佞之戒

靖康元年六月二十日上
靖康要

錄

謹案宋史趙野傳建炎元年起復知密州時寇盜
充斥野棄城去軍校杜彥等作亂追野以歸彥坐
堂上數之曰汝知州而攜家先遁此州之人誰其
爲主野不能應遂見殺又李邦彥傳云方蔡京王
黼用事附麗者多援引入政府若余深薛昂吳
敏王安中趙野史皆逸其事因附著於此云

奏請罷內侍領外局疏

昨降指揮內侍領外局職事竝依祖宗法度後又有旨內侍領外局除熙豐窩闕依舊外餘竝罷臣竊以所降聖旨入稟以爲令不可前後自相牴牾旣依祖宗則熙豐窩闕當罷若依熙豐則有礙前降指揮出令不一人心所疑况祖宗不令內侍領外局爲萬世法今使與外廷聯事則必因緣交結招賅市恩宮禁密旨往往傳漏而城狐社鼠之勢陵轢士大夫矣今都水將作監皆有承受官皆非祖宗之制乞賜罷廢

詔依

靖康元年六月二十
六日上 靖康要錄

奏請慎密兵機疏

臣觀虜情狙詐多方見誤去秋盛傳劉彥宗之亾彼方且點集人馬今春敵騎出境又傳烏奇邁之亾而幹離不歸傳位矣彼方且休兵於燕山今又傳粘罕亾矣又曰畏熱而歸又曰歸救雲中然晉陽城下兵勢愈強軍壘愈多我師之出無不敗則粘罕果歸乎果亾乎虜人誤我使不設備故其奸計每每如此臣竊怪寇出詭道無窮欲置我於陷阱而我誤於彼了無一術閒有臣下所獻計畫如行閒謀如設水櫃如

招叛亾如擣空虛如攻其必救如分其兵勢三省密院騰報於下大書文移有同法令省臺寺監處處有之安知其無奸細賄達於虜廷凡有措畫動輒知之彼必思所以應之之道我能制勝乎臣願陛下密諭將帥嚴飭武備勿爲所誤更詔三省密院凡有事屬兵機勿得降出奉旨今後係兵機事不得頒行

靖康元年

七月一日上 靖康要錄
三朝北盟會編

奏請罷顏岐職事疏

竊觀陸贄作奉天制書武人悍夫聞之無不感動流涕封敷作詔慰邊將傷痍者語切而理勝有補於時今國家多事兵革方興宜得語言侍從之臣如贄輩高文大筆誕揚德意伏見朝廷賜顏岐出身使爲中書舍人岐之名蹟初不聞於人及賜出身居詞掖人已疑駭令爲書命動輒乘繆士夫傳笑以爲口實播告四方有累初政蓋岐之爲文初不知句法文律古今所承用者但肆意妄言不中繩約多或冗長少或

不足褒或過實貶或失真固不足以潤色皇猷鼓舞天下其有害於理者臣請言之除晁說之中書舍人制曰知世掌美又潤色於絲綸此用杜甫詩欲知世掌絲綸美之句乃曰知世掌美成何等語耶除孫傳侍讀制曰朕念元子出就外傳從學之始左右前後羽翼既多宜得知孔氏正道者以長率之此東宮官詞也傳已罷東宮官矣館讀而爲此語豈非昏謬之甚乎郡守承流宣化也懷州霍安國再任乃曰宣流河內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除錢伯言

知真定乃曰增重運籌之勝至於可怪之語若除程
瑀正言曰送麗使金士望任體許景衡兼太子諭德
曰心靜身安李旦屯田員外郎曰稍遷應宿之郎增
耀起土之部王雲出守曰昔自瑣闥之拜肅持金國
之書其詞不典如此奈何處以代言之任當今能文
者甚多何必用岐汙辱訓誥伏望罷岐職事所有賜
出身指揮乞不施行奉旨顏岐罷中書舍人

靖康元年七月

二十八日上
靖康要錄

奏請詔東宮官讀孟子疏

伏見中書舍人晁說之奏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
閒日讀爾雅而廢孟子臣竊謂孔氏之後深得聖道
者孟子而已漢揚雄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也
孟子異乎不異又曰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
知之亦允蹈之唐韓愈以爲道者堯傳之舜舜傳之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
傳焉又曰孟氏醇乎醇功不在禹下又曰求觀聖人
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本朝歐陽修曰孔子之後惟孟

軻最知道蘇洵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蘇軾曰自孔子沒諸子各以其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矣又曰晚而讀孟子而後觀乎百家小說而不亂神宗皇帝聖學高明尤好其書故以之設科取士說之本州縣俗吏初無學術豈知孟子乃以爲百家而黜之不惟欺罔聖聰使皇太子不聞七篇之義以開發智慧臣恐此說一傳惑天下學者使後進相習成風妄出臆見詆經誚史無所不至害教甚矣願陛下詔東

宮官依舊例先讀論語次讀孟子奉旨東宮依舊讀

孟子

靖康元年八月七日上

宋史本傳

靖康要錄

東宮備覽

宋

奏劾李偃疏

臣訪聞六月四日蔡京與其子攸至江陵府十四日猶未行知府李偃奉事愈謹一日而三見之公庫供饋絡繹不絕須索追呼騷動細民江陵有鹽商數十人怨京屢變法陷沒其財詬罵於道而偃差兵捕商一郡爲之鼎沸又差禁卒數百人護京攸家屬復與買宅爲久居之計夫京攸得罪於天下陛下赫然威斷竄之南荒而偃乃奉待之如此但知有蔡京不知有朝廷若不置偃重憲示之好惡臣恐嶺南守臣效

偃所爲供張將迎使之遷延不進則朝廷之威令沮
矣况偃駟僧下流素以高貲結京攸而竊法從詔李
偃落顯謨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

靖康元年八月十一日上

要錄 靖康

奏陳御戎策疏

臣觀漢唐以來御戎之策有五曰和親曰守備曰征
伐曰撫定曰羈縻皆因時而爲之和親守備則施於
夷狄強盛之時漢高祖文帝是也撫定羈縻則施於
夷狄衰弱之際漢宣帝光武是也至於征伐或施於
強盛或施於衰弱必先之以中國富盛兵甲精銳我
有萬全之勢彼有可乘之隙然後可舉漢武帝唐太
宗是也今我國家承巨奸誤國內侍持權之後海內
虛耗帑藏空竭軍旅不振士不爲用金寇乘時肆其

猖獗長驅乎中原圍守乎巨鎮而我勤天下之兵斂
四海之財不能少挫其鋒此則夷狄強盛之時也彼
強我弱攻伐不可妄用而朝廷急欲解并門之圍不
度彼已王師輕動於是種師中敗於榆次解潛敗於
南關折可求敗於汾州劉仲元敗於大安驛是自取
挫衄以漢高祖之神武而又有謀臣猛將不世出之
才破秦項似振槁猶甘受冒頓之困不敢與之較乃
知夷狄強盛制之當自有術不專以兵也朝廷已遣
三使往議和好更務自守禦敵二策竝用伏觀今日

命將出師以援太原如救焚拯溺其勢可謂急矣介
胄之士孰不欲踴躍而前搢紳之士孰不欲抗議督
戰然兵家善政見可而進知難而止臣願陛下以漢
高祖爲法與之講和漢文帝爲法自爲守備詔宣撫
司勿督諸將決戰且據要害堅壁固守以養士卒之
銳氣使彼有可乘之隙我有萬全之計相時而動以
竒取勝天下幸甚昔突厥方盛唐太宗不得已而事
之未幾擒頡利於北闕下夷狄盛衰無常姑含垢忍
恥以俟之未爲晚也臣自聞河東失利朝夕深思竊

謂計無出此者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伏望陛下斷而

行之詔令割付諸將

靖康元年九月九日上

靖

康要錄

三朝北盟會編

胡少師總集卷三

宋績溪胡舜陟著

裔孫培翬編輯

奏議

奏請徵譙定疏

臣聞涪陵人譙定嘗受易於先正郭雍究極象數逆
知人事洞曉諸葛亮八陣法用兵有必勝之理今居
河南府樂道潛幽不求聞達自非厚禮招之恐莫能
致奉旨河南府差官招赴闕

靖康元年十月十一日
靖康要錄 宋史

本傳

奏請出兵應援中山疏

伏見陳遘蠟封申狀稱中山府城下賊寨造攻城具
今月九日於寨立起砲竿一百餘座及用大車般運
攻具近城必須旦暮極力攻打欲望朝廷指揮宣撫
司火速遣兵應援臣觀遘狀詞迫切之甚恐如真定
無兵爲援卒致陷沒朝廷安得恬然坐視不爲慮乎
真定之所以陷實由宣撫司見朝廷遣使講和按兵
不動今若天下以講和之故不救中山失中山必矣
臣於此懼朝廷爲虜人所誤信之而不疑者講和一

事也虜兵今日陷太原明日陷真定凶焰鼎熾日近
一日尋侵而南居然有并吞中原之志初未嘗與我
和也但時遣使邀求寶貨且詭詞爲順使不爲備朝
廷便以和好爲疑虜雖攻城不敢救援此真墮彼計
中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閒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
實務今乃朝廷以權宜而廢實務臣竊慮自河以北
地土人民必兩失之豈宗社之念望卽降睿旨日下
令宣撫司出兵應援中山不勝痛心疾首激切之至

靖康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上時爲侍御史 靖康要錄

論高麗人使所過州縣之擾疏

臣伏以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唐貞觀中高昌王將入朝西域諸國欲悉遣使奉獻魏徵以爲不可太宗從之皆不欲以蠻夷弊中國也高麗弊我國家五十餘年矣政和以來人使每歲一至淮浙之間不勝其擾所過州縣官私船盡奪爲用驅村保挽舟一縣有至數百人田桑之時農業盡廢州縣前期勾集保丁多致凍餓失所沿流亭館寺觀悉陳設排辦所用之物皆出於民官吏督迫急如軍

期吏緣爲姦民無所訴更有宦官爲之提轄事事過
有需索州縣尤畏之鞭笞取辦於民故淮浙閒皆言
高麗一過甚於遭寇朝廷所得貢獻皆玩好無用之
物所費皆帑藏之實民之膏血近歲錫予尤腆所費
不貲而又有二路饋遺燕勞之用約數十萬緡高麗
人貪利惟欲數至臣不知朝廷蠹國害民以待此小
醜果何用耶又有爲害之大者彼昔臣事契丹今必
臣事金人二虜能制其死命而我無如彼何故畏虜
而不畏我所得賜予聞與虜分我之山川形勢兵旅

衆寡財用虛實往往窺測以報虜人如此不惟有所
煩費實養虎遺患豈非爲害之大者乎臣近見兩浙
路申高麗人使入朝非久到明州臣恐復如前日騷
動淮浙蠹耗邦財今日聖政一新悉革弊事以撫養
吾赤子伏望陛下以漢光武唐太宗爲法勿使入朝
實國之利如使人已到明州止令本州遞表入進遣
還使人大率高麗人入朝於國於民有害但於州縣
賊吏管待小人有利焉臣願睿明察此去數十年之
弊政以慰天下企望之情詔依

靖康元年十月二十
五日上
靖康要錄

宋名臣言行錄 九朝編年備要
宋諸臣奏議 歷代名臣奏議

再乞救中山疏

臣伏見陳遘蠟書其辭哀切首陳真定城破屠戮生靈不知幾萬人虜據高城愈難追逐臣讀之流涕竊歎朝廷何忍其如此未嘗遣一兵一馬爲援也李邕三四十狀奏陳畧不見報朝廷豈不惜土地而愛人民但以與虜講和不敢動兵一何失計之甚邪臣請爲陛下言之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是以息民而貴和今虜遣使來而我使亦往彼此按兵不動乃所謂和也然虜人用兵不已今

日陷一城明日陷一邑尋侵而南有并吞席捲之志時遣一使邀求寶貨詭辭爲順使不爲備我之使往脅之以威不得吐一語但以虜人甘言奏聞而朝廷不察其情僞便謂和議已定宣撫司見謂講和如此亦不遣兵救援真定以至破亾陳邁所以言彼受和議之使畱置寨中而任意攻取無人解救彼何計之得而我何計之失也今虜悉力中山城下朝夕必攻城矣若朝廷又以講和之故不令宣撫司應援必失中山失中山則河北諸郡不攻而自下矣河北下則

京師不可都而宗廟社稷危矣陛下何得不以宗社
爲念乎遘又言彼旣攻城殺人放火而我師援之理
不爲曲朝廷若任諸鎮之存亡不復顧恤則更無可
論若欲保全伏乞速賜指揮宣撫司火急遣兵前來
遘之言如此可謂切矣陛下若聽大臣之論謂旣講
和不復應援則非惟失宗社至計第恐土地人心必
兩失之若大臣謂今日無兵何以爲援臣以爲河北
之民皆兵也使諸郡縣傾廩庫與民共之朝廷以好
爵縻之何患人不爲用但係措置何如耳遘乞宣撫

司兵自深冀來祁會合馬忠兵宣撫兵擊其西祁兵擊其東中山兵爲內應則轉禍爲福易敗爲功其言似爲有理伏望陛下詔三省樞密院日下詳酌施行

靖康元年十月二十六日上 靖康要錄 三朝北盟會編 宋諸臣奏議 歷代名臣奏議 新安文

志獻

謹案宋史本紀十月庚申載公請援中山不省明年中山陷遶死之

論反正六事疏

臣觀春秋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老氏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國家自熙甯閒王韶建開邊之說王安石主其議遣將用兵無歲無之瀘南交廣勤師遠伐至崇甯以來尤甚西開青唐以及夏國南築谿洞以及丹州西南則建祺祥等州皆不毛之地非人之境而驅赤子陷鋒鏑死者不計其數生者竭其膏血凡五十餘年而又王黼童貫合謀以棄契丹百年之好約金人以墟其國是以上

帝震怒禍我國家金寇猖獗莫之能禦屠戮士庶攻陷城邑長驅於中原問罪於都城親王宰執爲質虜庭猶磨牙搖毒搏噬不已我師之出無不敗衄蹙國喪氣失威損重此豈非所謂弗戢自焚其事好還者乎陛下踐阼適於斯時宵旰焦勞未見徵效蓋天怒未解人力豈能勝哉然天之與人相去雖遠其應甚邇今欲上解天怒當修人事以應之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先王修省以應天解上帝震怒之道也臣觀今日祖宗寬大之政泯滅而未舉王安石刻急之

法爲害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欺罔誕
謾尚循舊習驕侈貪鄙曾不少悛風俗未得其正也
事未見功賞已驟至及其敗事罰不加焉賞罰未得
其正也闖宦近習猶執事權頡頏恣睢無所忌憚任
用未得其正也昔之叨冒恩寵者未加鑄削懷材抱
器者陸沈州縣爵祿未得其正也昔之僥倖富貴者
一毫不取火耕水耨者困於重斂賦斂未得其正也
數者不正豈所謂正厥事乎伏望明詔三省凡是數
者悉反之正庶幾人事修而天意得震怒一解妖氣

自消坐致太平增光祖烈詔令三省照應施行

靖康元年

十月二十九日上

靖康要錄

三朝北盟會編

宋諸臣奏議

歷代名臣奏議

新安文獻志

奏請罷黜宋伯友疏

刑部侍郎宋伯友天資駑劣市井之流才能素乏寸
長但工諧附近習爲大理卿而內侍鄧文誥爲大理
參受傾身事文誥如奴刑獄出入惟所頤指而文誥
用之爲爪牙以快私忿刑多枉濫人甚冤之未幾遂
得待制已而侍郎皆文誥之力也今春朝廷遣伯友
往金人軍中迎取肅王伯友不肯行至煩朝旨督責
而後往近遣提舉防河但擁兵自衛略無措置其素
行雕喪才無可用一至於此伏望罷黜詔宋伯友除

徽猷閣待制與郡

靖康元年十一月八日
上靖康要錄

謹案靖康要錄又載臣僚合奏謂付之千里俾之
共理必有循良之才豈弟之政以牧養民宋伯友
昔任大理殺戮無辜不計其數當時盛章尹京伯
友爲廷尉觀望內侍風旨多殺以希恩寵怨氣充
塞傷天地之和使上皇負謗於天下此與漢唐酷
吏無異宜膏斧鑕以快吾民今使治郡猶狼牧羊
亦何一方赤子不幸耶伏望竄之遐裔奉旨宋伯
友降充右文殿修撰知鄭州宋史本紀是年閏月
癸巳宋伯友坐
棄鄭州廢罷

奏請擇任人才竝劾唐恪等疏

臣觀今日戎寇侵陵國勢危蹙豈可拱手坐待武王
滅紂興王起於百里漢高祖驅烏合而破強秦光武
單車而翦羣盜今我國家堂堂之大而又祖宗積累
深仁厚澤陛下有聰明睿知恭儉勤勞之德天下樂
於推戴安可以虜勢之強便謂莫敵然湯武高光奮
於微弱皆得賢才爲之輔佐故能成帝王之大業今
陛下欲興衰撥亂中興王室所用以爲大臣者皆非
其人唐恪俗吏耿南仲腐儒何臬狂生聶昌凶人李

回雖差勝亦議論迂闊獨陳過庭正直孫傳忠朴亦非康濟經綸之手若南仲庸暗不曉事耳恪昌則不然才足以營私爲奸辨足以文過飾非陰附內侍延譽固寵區區一心但爲身謀不恤國事寇未至則儼然自安寇欲至則惟務城守所以折衝禦侮之計寂然無聞自蒙任用以來衆論不與人皆鄙之都人見今事勢迫切莫不歸咎宰執數日前皆傳唐恪耿南仲疾革宣醫聶昌臺諫攻罷則衆之情可見矣近唐恪趨朝或以石擊其燭籠萬一城門久閉人不聊生

必以誅宰執爲名羣起爲亂此事不可不慮也今欲以弱爲強轉敗爲功當以人才爲先得一善將兵者則兵不患不爲用得一善理財者則財不患其不足得一善守河者則寇不可得而渡得一善守城者則人不可得而亂求人才以得用豈煩陛下焦勞人人而閱之但宰執得人才自足寇不足乎矣今恪昌等所引用皆貪污不法之小人小人之才適足滋禍大率君子小人各以類進大臣可不擇哉伏望睿慈加意擇所委任以爲心腹天下幸甚

靖康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上

靖康要錄 宋名臣言行錄 九朝編年備要

再劾唐恪聶昌疏

臣昨

三朝北盟會編作
臣十一月十七日

奏狀條具備禦得失事其一

云今大臣皆非其人唐恪聶昌尤務爲奸臣所指言非虛語也皆有實狀恪天資貪猥素無行義知滁州日貪汙之迹尤著在任委屬邑買木不償其直載至和州蓋宅凡瓦竹之類悉自滁往匠人役夫皆滁兵也以充私用當時爲臣僚所論遂罷州事其後蔡京復相引爲戶部尙書京罷相出知潭州今春又召參預政事邊防大計自宜與宰相協力有爲若宰相強

復自用當以措畫之方告於陛下安可坐視伺其敗而奪之位自爲謀則善矣豈不誤國乎及恪爲相至今邊事亦何所措置不過如徐處仁吳敏充位而已然亦不若處仁之不爲奸也恪之智慮但長於交納內侍盧端王若冲與爲密交凡諸替御皆以諂諛結之比召李穀至中書議事聞穀之言徐以手握穀之帶曰至道處置安有錯者詔奉百端吏皆鄙笑凡內侍送御封文字至其家無不解帶促席深相結納臣頃侍班上殿親見恪與內侍昵昵耳語久之不已自

昔宰相爲奸必先結宦官刺密旨以中人君之欲又使之言譽稱美以固寵位唐李林甫近世蔡京王黼皆用此術正人端士肯若是乎詹度燕瑛胡直孺皆天下之至小人格黨比之臺諫交攻不肯施行聞嘗受度瑛直孺貨賂故曲庇之恪本州縣俗吏素未嘗識賢士大夫而賢士大夫亦恥與之接故今日所引用皆庸陋貪冒之人省部郎官尤爲冗雜獨任私意遂廢資格言僞而辯反是爲非譽耶爲正昔在蔡京門下見京與其子攸論時事而各爲語言士大夫皆

能道之以爲口實此少正卯之徒聖人所必誅者往
往在陛下前言語反復前後不一如近日棄地與不
棄地皆自其口出大率言行皆如蔡京近議三鎮不
欲出於己令集百官廷議上卽揚言不棄地以議棄
地者分爲三等與京分上書三等無異京以上書分
三等寘之重典以杜天下之口而肆其奸今恪又欲
以三等罪士大夫見事勢迫切不可不與地而奸計
不得行使虜勢稍緩士大夫得罪者多矣朝廷復有
大議誰肯直言此以鉗天下之口而肆其奸也若廷

議之後急遣使行虜兵不至河豈有求河爲界之事
虜未嘗求輅冕尊號卽急與之其不知幾如此可任
天下之重乎自夏以來所用以爲宣撫者提兵而出
係國家安危李彌大折彥質士大夫皆知其不可恪
豈不知之知之而不言聽其敗事豈爲國之心哉國
家天下之大固不可盡疑有貴其擇賢太守如河東
數郡及懷衛河陽鄭不能擇忠義有謀者守之使虜
長驅如入無人之境守河以護都城亦不擇人而用
之使兵望風而遁汜水關之險密邇都邑亦不預爲

之備合京城守禦疎略兵將無所統一人情不能安堵則宰相何用哉其無才能概可見矣但知懷奸不務國事豈不負陛下寵任乎聶昌則奸人之雄小人之尤凶暴者因陳邦光引爲蔡京之客在京之門專事口語軒輊事機而京尤善之不次擢爲戶部侍郎未幾尹京欲爲蔡京中傷王黼反爲黼所中而罷居鄉郡倚州紳之勢豪奪人之田宅州縣請托招權納賂無所不至爲臣僚所論責居湖外蔡京方圖爲宰相以昌凶悖可用遂召至闕今春士人伏闕昌爲尹

詣大學謂諸生曰王時雍欲盡殺公等而昌勸之遂已豈不見時雍親戚皆請假去乎以虛言悅士人而士人因上書薦昌樞密院者甚多昌之詭詐不情大率類此撫州范世英訟昌奪其物業昌曲法編管世英行遇殺而卒使管押之人害之也復追世英之父母與祖禁府獄雖有指揮送之大理而昌不發遣使大理官就府推勘自有刑獄以來豈有是事若理直何必畱府昌欲害世英三世被害慘酷如此豈有人心哉閣門祇候陳申怒其教世英作狀追捕係獄毒

楚備嘗鞭兩股皆爛百姓有二人爲世英送食昌以
事誣之痛決至死刑之冤濫一至於是豈無怨氣傷
天下之和致上帝之怒乎江鋒昔爲撫州教官與昌
有隙鋒比至都城輒差人押出門開封捉事使臣范
振受贓三百千大理勘正編管昌乃畱密院生殺予
奪之柄皆在昌手殆不復有朝廷矣蔡京童貫愛婢
皆畜於其家貫有名馬有指揮令昌取納乃送太僕
寺因賜馬取爲已有方軍興用度不貲之時開封有
錢宜助國用昌乃請萬緡爲私費嘗爲臣僚所論守

禦司寄姓者甚多如術人柳彥輔及號知足道人者
皆與官寄姓名緩急之際何賴焉今日募兵尤爲急
務諸差人召募皆昌故舊輕薄小子姓謝丁者是
也布衣與官不問能否各與官告數十道使之妄用
京城望兵如渴思飲昌乃以爲私恩豈忠君體國者
乎宰李平西庸陋不才家有美婢而昌悅之引爲少
尹復使權樞密都承旨方用兵之際承旨豈容不才
者居之唐恪知昌奸雄可畏牢籠使爲已助昌知恪
有力亦深結之士大夫目恪昌爲死黨朝廷有此二

奸所以政事不修威令不振人才無一可足將士莫肯用命不足怪也昔季梁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今文武二柄乃付二奸是宜夷狄侵侮土地貶削而國勢危蹙矣伏望陛下睿斷赫然竄之天下幸甚詔唐恪除觀文殿大學士中

太乙宮使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一日上 靖康要錄
三朝北盟會編 宋史唐恪傳